



冲出

死亡谷

一个癌症患者的求生之路

唐竞
著

癌症是目前全世界仍难以攻克的医学难题，

是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字眼，

很多时候人们把癌症和死亡画等号。

如果有人一旦罹患了癌症

.....

CTIS | 湖南人民出版社

冲出死亡谷

一个癌症患者的求生之路

唐竞 著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冲出死亡谷：一个癌症患者的求生之路 / 唐竞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7.5

ISBN 978-7-5561-1670-6

I. ①冲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96829号

CHONGCHU SIWANGGU YIGE AIZHENG HUANZHE DE QIUSHENG ZHI LU
冲出死亡谷——一个癌症患者的求生之路

著 者 唐 竞
责任编辑 廖 忠
装帧设计 谢慧敏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
印 刷 湖南农科院印刷厂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
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 13.75
字 数 209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61-1670-6
定 价 39.80元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 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前言

癌症是目前全世界仍难以攻克的医学难题，是很多人闻之色变的字眼，很多时候人们把癌症和死亡画等号。

2010年5月15日，我被诊断为鼻咽癌。在确诊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好像突然被雷电击中，天旋地转，山崩地裂，仿佛看到了生命末日的来临，担心生命的时钟随时都会停摆。

从2010年5月17日我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到2010年7月23日我出院回家，距今已过了六年多。

作为一名中晚期鼻咽癌患者，我庆幸自己今天还能正常地活着，正常地工作。这既是老天的眷顾，更是医院、医生的给力，也是单位领导、同事和各位朋友的关爱，更是亲人不言放弃、鼎力相助、无私奉献的结果。

2014年8月的一天，单位一位同事的表姐到我办公室。交谈中，我得知她弟弟患的也是鼻咽癌，医生告知他最多还能活半年时间。他上有年过七旬的父母，下有两个还未上学的孩子，如果他走了，二老恐怕也活不长了，小孩的抚养将是个大问题。她问我有什么好的主意。

我不是医生，也非圣贤，能冲出死亡谷，那是运气好。每个癌症患者的身体状况不一样，发病部位不一样，同一种癌症类型不一样，家庭环境不一样，叫我怎么回答呢？可人家大老远从衡阳乡下赶到长沙来找我，期待找到生的希望，总不能让人家失望而归。我想了想，简单地给她介绍了自己的治病经历，希望对她弟弟有所帮助，算是回答。

第二年7月，她弟弟来省城医院复查，一定要来当面向我道谢，说是我救了他一家子。我婉言拒绝了，并对他说，真不敢当，那是你自己救了

自己，只要勇敢面对死神，心态平和，沉着应对，积极正确治疗，你就可以活下去。

2015年春节前，我应邀到妻子红红的同学家聚会，无意中得知她同学上大学的宝贝女儿一年前做过膀胱癌手术。做完治疗后，女儿跟生病前一样无所顾忌，任性放纵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晚上经常玩游戏到凌晨，父母多次提醒，她当耳边风。聊天时，我顺便闲谈了几点抗癌的感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红红的同学打电话赞扬我是个心灵导师，说上次聚餐时我说的那些话对她孩子影响较大，女孩慢慢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了。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我没想到。

2015年我过生日那天，全家人聚在一起拉家常。我的兄弟们都说我如今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再风风火火，说话办事不急不躁，人生观、价值观有了彻底改变。红红附和道：“这场病让老唐来了次脱胎换骨，我更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。”哥哥接着说：“有失必有得。生病是不幸的，你能绝处逢生，也不全是上天的恩惠。如果有可能，你把这一路走过来的风风雨雨写出来与大家分享，该多好！”我有点难为情：“我没有那么伟大，不是医生、学者、作家，只是一名普通的癌症患者，只想多活一天赚一天，活着才是王道。再说，时间已过去几年了，我肚子里也没几滴墨水，写出来怕上不了台面的。”红红鼓励说：“如果需要，我可以提供全套病历资料及复查资料，有些地方我还做了标注说明，时间、地点、病情都比较清楚。当然，写不写不能勉强，开心就好。”我有点动心，但一直在犹豫。

2016年春节，我打电话到弟弟家，小侄女甜甜接的电话，她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后突然问我：“二伯，你写的书什么时候出来呀？我想早点看到。”我愣了几秒钟，敷衍道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

后来想想，我总不能欺骗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吧！

春节过后，便开始动笔，把自己罹患癌症后的点点滴滴进行整理，于是便有了这些文字。由于水平有限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一己之见，仅供消遣，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。祝朋友们身体健康，快乐每一天。

作者

2017年春节于长沙

序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，人的一生起起伏伏，波折不断，而面对大病生死考验，每个人都有独到的见解。

唐竞先生是我的患者之一。近日得知他正准备为自己的抗癌经历出一本书，并委托我为此书写序。这样的请求，让我回忆起唐竞先生从患病到治疗过程中的种种画面。作为他曾经的主治医生，颇为他的经历感慨、动容。

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唐先生患病的前前后后。从得知病灶的确诊，“绝望”“痛苦”等精神上的折磨，放疗化疗引起身体的各种反应，到树立信心，打起精神对抗病魔，严格遵守医嘱，配合医生积极治疗，真可谓历经磨难、峰回路转。相信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得病，如果不幸患病，作为医生，希望大家一定不要放弃治疗的机会。

唐竞先生的此番经历给病友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、正面的个例。

医学发展到今天，癌症已经不再是“不治之症”，有些早期的癌症治愈率高达90%以上，所以要具备良好的心态，积极配合医生的专业治疗。只有这样才是患者战胜病痛的唯一途径。

唐先生正是具备了这种积极的态度，最后战胜了病魔，“守得云开见月明”。

生病会让我们懂得珍惜，让我们放下匆匆的脚步，重新审视自己对待生命的误区和盲点。

感谢唐竞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，然，文笔见拙，还望朋友们见谅。

最后，祝朋友们身体健康，生活幸福！

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教授 谢方云

2017年6月28日

目 录

第一章 “肿瘤君”来了 / 001

黑色星期六 / 002

忙碌的星期三 / 006

一个人在大本营 / 012

周末到办公室加班 / 020

长夜漫漫 / 024

算命先生 / 028

女儿的拥抱 / 034

第二章 没有硝烟的战斗 / 038

奔赴抗癌阵地 / 039

隐蔽的敌人更可怕 / 046

吴阿姨讲故事 / 050

口吐“金汤” / 058

沉重的“盔甲” / 066

病友小陈和小麦 / 072

行长走了 / 077

生日礼物 / 083

第三章 构筑生命长城 / 090

回老家休养 / 091

把中国古典名曲放到中药里熬 / 102

丈母娘的老土鸭 / 107

公园散步 / 114

熄灯号声 / 122

定时炸弹 / 132

自己开的“秘方” / 143

第四章 战后偶得 / 154

表哥的遗憾 / 155

山塘钓鱼 / 165

寻找致癌元凶 / 174

清明记事 / 190

家有女儿初长成 / 203

后 记 / 208

第一章 “肿瘤君”来了

走着走着，我突然被“肿瘤君”潜射的子弹击中了头部，惊恐中看到了死神在频频向我招手。我紧紧摀住伤口，拼命奔跑去寻找医院，为自己争取活命的机会……



黑色星期六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没想到在这个黑色星期六，癌症竟然悄悄地摸进了我的家门，钻入了我的鼻孔，没有一点征兆，没露一丝痕迹，猛然出现在眼前。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，仿佛死到临头。

2010年5月15日，星期六。

妻子红红在外地出差，我独自待在家里，优哉游哉的，不需要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，急匆匆去赶头班公共汽车，从河西跨过湘江到二十公里外的单位上班。

我睡到早上八点多才被楼下收废品老头的叫卖声吵醒，下床伸伸懒腰，习惯性地打开窗户，透透气，观了观天色。天空灰蒙蒙的，能见度不高，像有雾，又似蒙蒙细雨。看来太阳公公也在度周末，还在睡梦中；也许是天空中厚厚的灰霾把它围住了，使得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黑色的雾气中。看来今天不宜户外活动。

洗漱完后，我准备去外面吃早餐——酸辣肉丝粉，我的最爱。刚走到楼梯口，红红从福州打来电话，关心地问：“亲爱的，起床没有？”我懒洋洋地回答：“刚起，正下楼去外面吃早餐呢。”“今天没人约你去‘修长城’？”“暂时没有，正在等待召唤。”“记得去R医院取报告单，不要只想

着跟朋友们在一起疯。”“遵命！”我的回答有点油腔滑调。“不要没人管就放了羊。”红红下达最高指示。“是，坚决服从领导命令，我会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！”我迅速表态。电话里传来一阵笑声。

看似被红红“严格”管理，实际上我是《笑傲江湖》中的“任我行”。节假日我多数时间是和朋友们吃饭、喝酒、打牌、K歌、“腾云驾雾”（抽烟），往往通宵达旦。有时连续几天熬夜后，整个人就像刚从农村小烤烟房干完活出来，面色蜡黄，双眼红肿，头发丝都冒着烧焦的烤烟味。为此，我没少遭到红红与女儿的强烈抗议与指责。

走到粉店门口，见七八个人站在门外聊天，我往里探了探头，果然座无虚席。老板看到我后，忙上来打招呼：“老乡来啦，急吗？”“不急，乖乖，这跟过年一样火爆啊！”我感叹道。他微微仰起头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撇撇嘴巴，晃晃光头大脑袋，美滋滋地递上一支香烟给我，示意我先在门口抽支烟，稍等一会儿。

粉店的左边是个烤饼店，有几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在吃烤饼。右边是一对来自桂林的中年夫妇开的桂林米粉店，里面只有两个客人，老板娘时不时扯着嗓子招呼过路的客人，进去捧场的却寥寥无几。粉店的这个光头老板是我的同乡，他父母给了他一个弥勒佛模样，面善、人缘好，而他做的米粉味道独特，爽口留香，口碑很好。有人说老板在浇头上做足了功夫，也有人说老板的粉汤熬得很地道。为何老顾客常来、新顾客不断，恐怕只有老板本人心中有数了。

一支烟刚刚抽完，老板招呼我进店坐下，一个小美女马上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向我走来。突然，坐在邻桌的一个老爷子抬腿起身，小美女躲闪不及，“咣当”一声，瓷碗落地碎成数片，米粉洒了一地，吓得小美女诚惶诚恐地道歉。真是晦气，大清早的就撞上这么一出，看来今日有事，彩票是不能买的。我突然想起，六十二年前的今天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，大批巴勒斯坦人为躲避战争逃往其他国家，沦为难民。后来，巴勒斯坦人将5月15日作为民族“灾难日”，纪念当年的战争和民族厄运。

九点三十分，我吃完早餐后坐的士到 R 医院病理科取检验结果。小木盒里放了一大沓报告单，第一遍快速翻查，没有发现我的名字；再仔细查，还是未发现。当我准备查第三遍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怪叫：“你的眼睛有毛病吧！”我转过头，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两眼放着凶光，看来不是善茬。我十分歉意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！”迅速查找一遍，仍一无所获。

我跑到值班室向医生了解情况，他头都没抬，埋头盯着电脑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哪天做的活检？”“12 日下午，星期三。”我急忙回答。“13 日下午、14 日上午除手术室、ICU 病房外，其他的科室停了一段时间的电，没办法做检验。目前积压了一大堆活检样本，下周一再来看看吧，我估计你的可能还没做出来。”他的怨气好像比病人还大。

十点二十分，我回到家。经过菜市场时顺便买了一把小白菜、半边小土鸡，准备中餐吃。往常这个时候我早就接到朋友们邀请“参战”的电话了，今天有点奇怪，手机一直处在“休眠”状态，未收到任何信息。看来今日太平，西线无战事。

十点四十分，手机铃声响起，红红打来的。我按下 OK 键，抢先表白：“Hello！亲爱的领导，我很听话的，乖乖地在家待着，没出去活动。”红红那边没声音。我接着又说：“Hello！Hello！”还是无声，我想可能是她无意中按错手机键了。

大约过了十几秒，我正准备挂断通话，电话那边隐隐约约传来了轻微的抽泣声。顿时，我感觉全身血液迅速窜到头顶。我屏住呼吸，把手机摁在耳朵上仔细辨听。难道是红红碰到了意外情况？我的嗓门不由自主地提高八度，大喊道：“喂、喂，讲话，讲话……”红红终于开腔，声音微弱，断断续续的。我模模糊糊地听到：“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那个东西。”“你真会编故事吓人，不可能的，我刚从 R 医院回来，查了三遍都没找到结果，值班医生要我下周一再去拿。”“是真的，鼻咽部恶性肿瘤（R 医院确诊为低分化鳞状细胞癌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后确诊为未分化型非角化性癌，鼻咽癌Ⅲ期），肖华今天上午一上班就去拿了报告。”

我的脑海中瞬间炸了，眼前一片漆黑。我愣了几秒，眼前仿佛出现了

红红惊恐万分、拼命呼喊、孤立无援的景象。

我“中弹”了，身体正在急剧下坠，生命进入倒计时，可意识却清楚、明白地告诫我——你是男人，是家里绝对的顶梁柱，你得挺住，不能就此崩溃、倒下。红红是



羊年出生，性格温顺、柔弱，特善良，眼泪很浅，稍遇一点不顺心的事，就会失眠多梦，甚至泪流满面，很脆弱。这会儿，她的眼泪肯定早已流干，嗓子哭哑，蜷缩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肝肠寸断。

我故作镇静地安慰红红说：“你千万不要着急，我现在好好的，没事，天塌不下来，说不定是医院搞错了呢？虚惊一场。你知道我的体质一向很好，身材不高，却有七十八公斤，一顿能喝一斤多白酒，外加两碗米饭，壮实着呢，没那么脆弱，扛得住，放心。”“你不用担心我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我已经改签了今天下午五点二十分福州到长沙的航班。”红红弱弱地说。“好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来机场接你，咱俩机场见。”我十分肯定地告诉她。

挂断电话后，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仰头瞪着天花板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想什么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没想到在这个黑色星期六，癌症竟然悄悄地摸进我的家门，钻入了我的鼻孔，没有一点征兆，没露一点痕迹，猛然出现在眼前。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，仿佛死到临头，要说一点也不害怕，那是假话。

忙碌的星期三

整个门诊大楼人去楼空，空荡荡、静悄悄、阴森森的。我们可不能杞人忧天，疑神疑鬼，自己吓自己。吉人自有天相。

四月下旬，机关工会为丰富职工的娱乐生活，增添节日气氛，特别组织了一系列体育活动，我积极报名参加了拔河与篮球比赛。

连续打了几场篮球后，再去参加拔河比赛时我感觉有点力不从心，全身肌肉酸痛，骨头架子似乎都快散了，举手投足间尽显残兵败将的样子，出尽了洋相。我才四十多岁，难道这么快就步入了“老年”行列？我想这只能说明我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，人变懒了，运动少了。当年在部队，早上跑个十千米武装越野、上午打场篮球、下午拔几次河都如张飞吃豆芽——小菜一碟。这真是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岁月不饶人啊！话说打篮球，我的技术水平一般，但奔跑能力超强，防守能力也不弱，尤其是带球上篮的动作自认为势不可当，如猛虎下山，若想阻挡我，哈哈，轻者会被弹出几步，重者甚至会受点小伤。所以，与我打过篮球的朋友大多了解我的“虎性”，只要我做冲锋上篮的动作，他们一般不会强行阻挡，以免让自己挂点不必要的“小彩”。由此，赛场上的朋友戏称我为“虎哥”。

原计划五一节放假一家人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故地重游的，因有远方的亲戚朋友要来，计划只好临时取消。白天陪他们登岳麓山、观爱晚亭、游橘子洲头，晚上陪他们喝酒、打牌、K歌。连续几天喝酒吃辣，又

加上熬夜导致睡眠严重不足，我早上起床后吐痰时总带点血丝，但不痛也不痒。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，一般过两天就好了，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。

假期过后，痰里断断续续还有血丝。我以为是牙龈发炎，便去社区医院找口腔科医生。医生说牙龈状况还好，可能是其他地方（如呼吸道）干燥上火所致，注意多喝水少吃辛辣就行了，应该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。既然不是大毛病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
我的身体向来不错，记忆中没有生过大病，感冒都难得找上门来，不过醉酒后打吊针的事就另当别论了。我常常自豪地在朋友们面前炫耀：二十多年军旅生涯带给我最大的实惠就是练就了一副好身板。转业到地方工作后，虽然运动的时间少了，坐办公室的时间多了，但每年的体检，除有轻度到中度脂肪肝、临界高血压外，其他的一切正常，体重也一直保持在七十八公斤左右。

五一劳动节后没几天，在一次晚餐时我与红红谈及痰中带血丝的事，她问了我一些简单症状，如痰是怎么来的，咽喉、鼻腔痛不痛等。我告诉她没有哪里痛痒，只是回吸鼻涕时偶尔夹点血丝。她故作深沉地跟我说：“你说的这个症状与鼻咽部恶性肿瘤有点相似呢。”我反唇相讥道：“你不要吓唬我好不？你老公可不是吓大的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，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吓唬人。”她淡淡地笑笑，没有接我的话。

红红是S大学医学博士、教授，做人做事循规蹈矩的，深受学生敬重。她在国内外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三十多篇，主持省部级课题多个，主编医学教材多部，曾连续十年被S大学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，多年被评为“优秀教师”，在几个学术团体中也有一些兼职。她的最大爱好是学习与工作，近乎痴迷，在她的日历上基本上没有节假日，没有明显的上、下班之分，好像她不工作，单位就不转了似的。

有时候我跟红红开玩笑说：“身体要紧，可不能累出什么病来，学无止境，工作没有完美，要不咱们干脆把家搬到办公室去得了，让我也当一个模范家属。”她说：“这个主意不错，可以考虑，我可不像你身强力壮

的，不学无术，虚度光阴。如果我有你这种身体素质，一定工作到八十岁才退休，尽力为社会多做点贡献。”她对我的身体可谓信心十足。

吃完饭后，我坐在沙发上翻看当天的报纸，红红冷不丁地对我说：“明天（星期三）上午我陪你去 R 医院看看，求个放心。”我不以为然地反问：“有必要吗？”“当然必要！”她略带严肃地回答。我想到第二天上午单位有点事，便与她约定下午两点半在 R 医院见面。

我赶到 R 医院时，已超过约定时间十多分钟，红红已经挂了专家号，在医院门诊大厅的宣传栏前等我。见面后，我们便去耳鼻喉科门诊。小小的候诊处挤满了人，估计要等到快下班我才能见着专家。

红红看到排队的人太多，便领着我朝过道深处走，在拐角处的治疗室门口碰到了她的老同学肖华。肖华打趣道：“今天可谓是艳阳高照，难得领导、教授亲临指导工作！”“岂敢岂敢，我老公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鼻咽部的问题，来给你添麻烦了，已经挂了 X 专家号，外面排队等待的人太多了，走个绿色通道如何？”“挂什么号呀，家里钱多啊，小问题找我瞧瞧不就得了，当然，专家的水平比我高。”肖华诙谐地说。

这样一来，红红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连忙解释：“看病挂号是应该的，大事小事总来麻烦你，很不好意思。”“那就先做个纤维鼻咽镜如何？”肖华征询红红的意见，红红点头表示同意。肖华当即拿个小喷雾器样的小壶往我两个鼻孔内喷了几下，然后又拿四根浸透麻醉剂的棉签插入我的鼻孔中，进行检查前的麻醉。

十五分钟后，肖华带我到一台电脑旁，叫我平躺在一个小台子上，开始检查。她右手持一根像小蛇一样的端头射出强光的软管，利索地将软管插入我的右鼻孔内。大约过了三分钟，又将软管从右鼻孔内拔出再插入左鼻孔内，软管在左鼻孔内反复倒腾了五六分钟。她边抽动管子边与红红轻声交流道：“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凸起，应该是鼻咽顶后壁靠近咽隐窝旁边，但表面尚光滑，端头触碰到的地方有明显的血痕，你认为呢？”红红紧盯着电脑屏幕未作回应。

肖华或许是突然意识到什么，赶紧要我把眼睛闭上，说是便于操控，